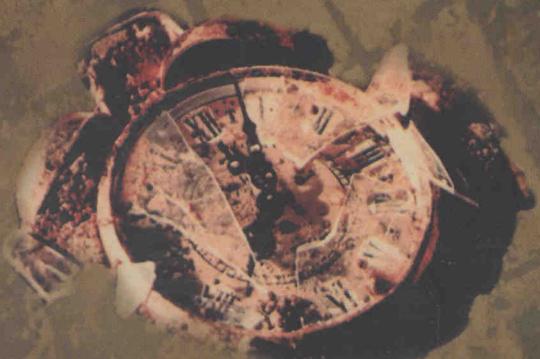


LONGZHIYI

云烟踪痕

Y U N Y A N Z O N G H E N

龙志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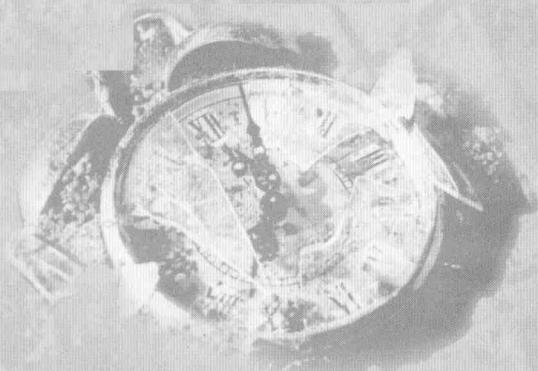
LONGZHIYI

云烟踪痕

YUN YAN ZONG HEN

LONGZHIYI
[云烟踪痕]
Y U N Y A N Z O N G H E N

龙志毅/著



此书受 2001 年

贵州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烟踪痕/龙志毅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8

ISBN 7-221-05475-4

I. 云... II. 龙... III. 社会科学—文集

N.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7821 号

云烟踪痕

著作人:龙志毅

责任编辑:杨民生

封面设计:曹琼德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字 数:190 千字

印 张:7.875

印 数:1—2000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5475-4/I·1220

定 价:12.80 元

前　　言

本集子共收入近年来的作品四十一篇。其中大部分在报刊上发表过，少部分写好后没有拿出去发表。从内容来看我将它们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共二十二篇，也是这个集子的主要部分，主要是散文、随笔。在序列上没有按写作的先后排列，也没有按作品的质量排列，而是随意性很大，并不意味着排在前面的质量就高一些。这些作品在报刊发表时虽然听到过读者们这样那样的反映，但也仅仅是读者个人或少数人的意见而已，真正的批评和意见有待于集子出版后，在更广泛的读者范围内听取意见，求得真知。“读者是上帝”，我相信这句话。在这部分作品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附于后面的三篇短文，即《坝花》、《姑妈》、《马不文》，这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我在高中时的习作，曾刊登于当时昆明的《正义报》副刊。我当时并没有保留底稿或刊出稿，属于仅存在记忆中的习作罢了。数年前一些老同学聚会偶然谈到这件事，同学老友、昆明工业大学的戴天权教授非常热心地花了很多功夫到昆明图书馆去查找解放前的旧报纸，终于找到了它们。又费了很大的力气影印出原文寄给了我。为了表示对老戴的感谢也为了在个人的文学生涯中留下一点

痕迹，便也不怕露丑地将它们也收入了，只作了一点文字校对并未作任何结构或语言上的修改，虽幼稚却是货真价实的“原汁原味”。

第二部分是记实文字，所写之事全是作者个人经历中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共十篇。由于是叙事故篇幅都较长。从内容来看，既然是纪实，在次序排列上便以时序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先后排列。其中有的是纯粹记录个人的一件往事或一段经历，例如《我的忘年交陈二老者》、《难忘的旅程》、《遥远的六月》等等；有的则是涉及到全国的重大事件，如新闻界的反右派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对“四人帮”的批判等等，但我并没有全面地叙述这些事件，只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一件事，从一个侧面来叙述和感受这些事件，依然是所见所闻所历所感。例如写云南起义，写一九七五年全国新闻界的反右以及接踵而来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等，都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加以叙述的，《到长石去》还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心理状态。那时我刚从台江劳动锻炼回来，经历了一场整风，自己也被反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一段经历我没有写，但从《到长石去》的一些精神状态中体现出来了。当然，这种体现也只能是甘苦我自知，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是难以体会得出来的。涉及全国重大事件的这部分文章，由于作者当时所处的地位或所知道的情况有局限性，也就难免在看法上产生片面或误差，这就需要熟知情况的读者批评指正了。但可以坦荡而言的是，忠于记忆，忠于感受和认识，绝无任意编造。

在这里还要多说几句，有的朋友向我建议，你在省委工作多年，长期掌管人事后来又兼管意识形态，要写往事，应当写这段时间的往事才有价值也才有看头。这一点我也反复考虑过，不是没有可写的，相反，可写的很多而且也如建议者所说：更精彩、更富有吸引力。然而一句话：不好写不便写。真实的历史往往是由后人来写

而不是由当事人来写的。这本集子里所写的十篇《往事拾零》，除个别篇目如《追记〈山之舞〉：荣誉与不足》等外，都是作者青年时代的经历，那时只不过是一个中层干部，对当时大事件的当事人来说，我也只能算作“后人”，可以无拘束地写事实坦荡地谈感觉。

第三部分共九篇，主要是近年来受朋友之托所写的书评书序，还有几篇是在各学会举办的学术讲座会上的开幕辞。例如夜郎研究会，贵州文化学术研究会，贵州旅游文化研究会等等，后来出版研讨会的集子时又都作了序言或代序。所以这一部分可以统称为书评、书序。之所以放到这本集子里来，主要是因为它们都不是按理论文章的格式写的，也不是用工作报告的方式写的，而是尽可能地用了叙事的方式。同时，这些文字所谈及的都是与文化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一般的工作问题，故而作为本集子的附录将他们收入了。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几年署名的书序较多，其中有一些不是我提笔起草或基本不是我提笔起草而只是挂了一个名，这已不应当，如果再将它们收入自己的创作集，便是沽名钓誉了。

既然将全集分成了三个部分，就应当分别有三个题名。思之再三，还是觉得以朴实为好，故分别命名为：散章集粹、往事拾零、窥豹之管。虽一般化，也只好如此了。

(作者)

目 录

散章集粹

古道随想	(3)
小小花台	(10)
没有必要的争论	(14)
侯方域的情与节	(18)
芳草凄凄贵妃墓	(22)
沈园非复旧池台	(26)
孔乙己笑了	(30)
心声的异同	(34)
像与不像	(41)
对联与卡尺	(46)
一首诗的魅力	(49)
元旦纪事	(53)
魂兮归来 ——点滴忆亦侠	(59)

别梦经年忆张克	(64)
在世博会大门外	(70)
喜见“文化广场”	(74)
京华忆趣	
——水果糖、香肠及其他	(78)
澳洲地区的华人新移民见闻	(83)
丽江三绝	(88)
坝花	(93)
马不文	(96)
姑妈	(99)

往事拾零

我的忘年交陈二老者	(105)
难忘的旅程	(112)
云南起义的所见所闻所历	(122)
遥远的六月	(132)
’五七全国第二次新闻座谈会旁听记	(138)
下放劳动散记	(147)
到长石去	(158)
特殊年月	(167)
凯歌声中进北京	(179)
追记《山之舞》：荣誉与不足	(188)

窥豹之管

腐政焉能不屈才.....	(201)
窥视贵州文化的光辉.....	(208)
一项宏伟的工程.....	(212)
夜郎研究的几个问题.....	(215)
新世纪贵州文化建设之管见.....	(219)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224)
情与识的结晶.....	(228)
贵州多元文化的再认识.....	(232)
凌云健笔写《政界》.....	(235)

碎集章散



古道随想

我们从敦煌出发穿越河西走廊去兰州。河西走廊是出西域的古道，我们从新疆过来是逆向而往东行，两个方向一条路。在千里古道上奔驰，在名城古迹中漫游，是足以令人神往的。

汽车离开敦煌城，穿越荒漠的戈壁滩向安西、玉门方向前进。司机是一个热心的“业余向导”，他指着前方青纱笼罩中的山峰说：“可惜今天动身晚了一些，要不就可能看到海市蜃楼了。”我顺着其所指的方向看出去，只见有名的祁连山脉延绵起伏，青纱隐隐，像是河西走廊的天然屏风。据说河西走廊之所以成为畜茂粮丰的“塞上江南”，主要得益于祁连山上的终年积雪部分融化的水源所灌溉。可惜我们的旅行已是十月下旬，车外景物略显荒凉，看不到塞上江南的风光了。然而，行驶在这漫长的古道上，自有引人入胜之处。从敦煌出发（也包括敦煌在内），我便感到有一种氛围，历史沉淀的氛围，像那笼罩在祁连山头的青纱一样，厚实地笼罩在我们的周围。历朝历代的中央政权，特别是强大时期的汉、唐王朝，在实施大西北的战略时，这一带地方从来便是通道和前沿。借用一句“文革”中的语言，这里是文功武卫的前沿。将军们在这里立下赫赫战功，文臣使节通过这里出使西域，沟通中央和边陲方国。史书上概

略而抽象地记载了有关史实，而诗人们则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历史、人物和风土人情，特别是那些在这荒漠之境默默地奉献终生的无名之辈。“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何等的悲壮！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繁花似锦的唐代诗坛上，伴随着中央王朝在大西北一带的文治武功，涌现出一批别具特色的诗歌和诗人，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边塞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此时此刻，当我们漫游在这千里古道上的时候，边塞诗的铿锵之声便油然扑面而来，成了那笼罩在我们周围的历史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敦煌向东，前面便是安西、玉门，有名的阳关离玉门不远。现在的公路不再经过阳关，但却要经过玉门镇，阳关隐隐可见。这便使人想到王维那首有名的七绝《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所说的安西，据史料记载并非眼前的安西而是在新疆境内。安西者安定西边也，故多有同名之地，这是不足为奇的，如像云贵的大定、镇远、平越、宣威等等一样，都是为了宣扬中央王朝的权威，起到安抚边陲军民心理的作用。王维的这一首诗虽然是在咸阳送别他的朋友元二出使安西而作，因其内容与塞外有关，一般都将它算为边塞诗。短短的四句话表达了他对朋友出使西陲荒漠的祝福和惜别之情。这里面也包含着诗人的亲身感受。王维是有名的边塞诗人，他曾长期生活在西北。有人统计过他的边塞诗便有三十多首，不少是流传千古的名篇。王维的边塞诗不仅表现了塞上的风情和军旅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着力地歌颂了一些在西北边陲默默奉献终生而一无所得的平凡人物。有一首《老将行》描写一个战功卓著的将军：“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然而到头来不仅没有被提拔重用却被弃之社会，无人给他发放“离退休工资”，而被迫以年迈之身去学做农活或上街当小贩叫卖为生：“路旁时卖故侯瓜，

门前学种先生柳。”即便如此，一旦听到烽烟又起，朝廷急需战将时，便不计个人恩怨请缨报国。这首诗充分揭露了当权者的赏罚不明和对功臣的冷酷无情，同时也歌颂了默默无闻的献身者的高尚品格。

王维既是盛唐时期诗坛上的大家，又是有名的边塞诗人，他还是画家和书法家。多才多艺多是非。有人为他编造了一些浪漫的“聊斋”，其中之一是说他与武则天的女儿、有名的太平公主有染，后来王维不愿卷入当时尖锐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便一走了之，到西北去了。这显然是胡编乱造。史书记载，王维出生于公元七百年，那时已是武则天统治的晚期，再过四年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的统治便结束了。那时王维不过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他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武则天的孙辈玄宗时代，有名的开元、天宝年间。这时如果太平公主还活着，已是白发皓首的老太婆了，怎么来得及去和王维谈恋爱呢？

坐在车上随意狂想不觉得路长，加之一马平川车行甚速，从敦煌到酒泉四百公里行程一气呵成，中间只在嘉峪关停留了一个多钟头。嘉峪关现在的城楼为明代所重修，巍峨雄壮地耸立在荒原之中，令人几乎误以为看到了北京的天安门。不无遗憾的是在这长城的西起点所看到的长城，那些和嘉峪关相连向左右延伸的城墙，却是土坯筑成的断垣残壁，与那雄伟壮观的关楼太不相称了。惟一的好处是它保持了“原汁原味”。这不是当代人所追求的时尚吗？

酒泉是河西走廊上的大城镇，现为专区所在地，它和张掖、武威是古时有名的三州，也是征战和屯兵之地。酒泉的得名有一个故事。汉朝大将军卫青（或霍去病）打仗立了功，皇帝特别奖给了一罐御酒。大将军受宠若惊之余，便想到要抓住这个机会炒作一下，于是召集幕僚将士宣布这一特大的喜讯和恩赐，然后将一罐酒倾入

泉水中，让大家取水而饮，共同分享这一份光荣，酒泉便因此而得名。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宣传了浩荡皇恩又渲染受宠的自己，增添了自己在部属中的分量。这大概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心理或曰传统文化吧？这种文化心态往往被掌权者作为增强控制力的一种手段和权术而加以运用。它显然属于传统文化的负面。然而它却流传数千年而至今可见。“文革”中下令倾城出动迎接芒果以分享“光荣”，不也是同样精彩的表演吗？

到达酒泉城离晚餐时间还有一个多钟头，主人没有安排我们去看那有名的“酒泉”，说是水已经枯了，安排我们去看夜光杯厂。这就使人又想起了那首有名的边塞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诗为王翰所作，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前面已经说过主要在于它渲染的气氛是悲壮而不是纯粹的悲伤。夜光杯厂离我们住的招待所不远，举步即到。这是一个新厂子，显然是为了开放的需要借夜光杯的名气而创品牌。这无疑是一个好主意。但据说古时的夜光杯系“白玉之精华”所制，故而夜里发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新品夜光杯却是用墨石雕琢而成，这种石料可能是当地的名产。但我很纳闷，用它制成的酒杯能称为夜光杯吗？尤其是这种“夜光杯”很笨重，作为一种摆设的工艺品也许可以，要它大批量进入宾馆酒楼去作为名贵餐具，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我暗自为“夜光杯”的前途担心。

参观“夜光杯”工厂回来的路上，我忽然产生一个奇想：“葡萄美酒夜光杯”这一诗句中的葡萄美酒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它指的是葡萄和美酒呢还就是指葡萄酒？之所以产生这种奇想就是对唐朝时期是否已经有了用葡萄酿酒的工艺没有把握。我把这个问题向同伴们提出来了，却没有人能明确回答。可见我们许多人天天与酒为伴，甚至非酒莫餐，但对酒文化的发展却是知之